

冰魂 ● 著

深山男女轶事

深山男女轶事

鲜为人知的习俗
浪漫热烈的风情
深山古寨的男男女女
有血有泪的传奇故事

女人寨

今日中国出版社

女人寨

冰 魂 著

小说低手只能把小说制作成一件框形的物件，然后拿着它去框去现实中的一些人和事。而小说高手就能把小说作成球体。只要生活在这个球体上，只要这个球体能转动——当然是不规则的转动，每时每刻处于顶点位置的人物的一举一动就很自然地显露出来。

——冰魂

(京)新登字132号

责任编辑:艾衫

封面设计:木易

女人寨

冰 魂著

*

今日中国出版社出版

(北京百万庄24号 100037)

各地新华书店发行

百花印刷公司印刷

270千字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2.5印张

1994年10月第1版 1994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册

ISBN 7-5072-0776-5/I.94

定价:11.80元

第 一 章

(一)

女人寨位处四山包围之中。东临婀娜玉女山，西接婆娑斑竹山，南衔亭亭乳房山，北靠凄清白骨山。四山相争，又以白骨山更显雄奇，挺拔入云，每逢日出，山腰处白云缠绕，五彩流涌，蔚为景观。相传白骨山原为千尺峰，只因孙悟空护唐僧西去取经，行至此处，遇妖精为难，孙悟空奋起神威，一棒将那妖精劈死在千尺峰上。那妖精死后，化作一堆白骨，后来日久相传，白骨山随着日月的流逝渐渐地替代了千尺峰。

公元四百一十一年，女人寨处还是一块浑沌未开的天地，峰峦起伏，树木参天，杂草丛生中夹裹着些许的野花怒放，树梢上自有百鸟争鸣，树林中自有百兽角逐。日光透过稀疏的树木泻到一只土鸡的彩翅之上，土鸡抬起低着寻找小虫的尖嘴，转动了几下绿豆样的眼珠，忽地扇开了两翅，尖厉地叫了二声。一个极为漂亮的弧度过后，众鸟及兽们也都惊得四方奔突。无论是远古还是当今，动物的第三感应比人类要灵敏百倍。果然，就在那只土鸡振翅飞去不到袋烟的功夫，已有一扎须大汉背着一女子闯进了这片林子。而此刻，那大汉的双脚正把那只土鸡的“丫”字形脚印踩得挤吱乱响。背上的女子摇了摇汉子的肩头道：“环弟，妾身随环弟已经逃了终月之数，想来离那祸事之地已遥，妾观此处倒很野静，可为安身之处也！”

那大汉双腿微弯，将女子从背上卸了下来，抬臂揩了脸上的汗水，也不作语，便抽出鞘中二尺来长的宽叶大刀，一阵猛砍狂削。黑夜挤至，一座小小的木屋里便升起了这块山野数十里内的第一缕炊烟。

这扎须大汉名叫卢环，乃是东晋末年农民起义领袖卢循之弟。公元四百一十年（义熙六年）卢循乘东晋将领刘裕北伐南燕（今山东益都）、建康空虚之机，率兵北伐，卢循环亲自帅大军越五岭，进攻长沙，徐道覆（卢循之妹夫）经北上攻豫章（今江西南昌）至九江。两军会师后，顺江而下，攻建康。但由于卢循同徐道覆在进攻战略上发生分歧，贻误战机。适逢刘裕征伐南燕归来，卢循被迫撤师。后来，卢循被迫转战交州地区，不久战败。投水自尽前，嘱其弟卢环道：“贤弟听兄一言，从今往后切莫逆反，如今父母已亡，兄放心不下的只有你嫂嫂一人。她一个有孕妇道人家，如若无人照顾，在这乱世之时，万难生存，老家且也不能容身，望贤弟领护嫂嫂远行他乡，为兄长保住一脉香火，兄虽死也就眼目了！”不待卢环有些言语，浑身伤得流血的卢循，就扑通一声跳入滚滚的江流之中。

卢环将烤得散发出焦臭味的刺猬肉举到鼻子前闻了一闻，张嘴吞了一口唾液，在裤腿上搓了搓手道：“兄嫂想必早已腹饥，先用了这只刺猬，待为弟再烤。”言完便将烤好的刺猬递到那女子的手上。这女子姓左，乳名曰娇娘。出身左家庄富贵的左员外之家，自幼习得诗书棋画，且又出落得标致，真可谓是方圆数百里内的一枝名花。卢循起事后，辗转战至左家庄时，强行婚娶了娇娘，婚后两人生活倒也融洽。娇娘伸出玉手接过卢环递过来的刺猬肉，吃了两口，忽又递给卢环道：“环弟，

你一路奔波，又伐木造屋，定是累了饿了，先用了这只那，待为嫂替你来烤”。言完便走了过来坐到卢环左侧，拾了一根卢环削尖的木棍，扎了一只，举到火里烤了起来。

四个月后，娇娘在裂天碎地的一通哭喊之声，生下了一双男娃。卢环正在屋外刀垦一块土地，听得嫂子的叫喊之声，嗖地窜进屋子。只见娇娘赤裸着肚脐以下的地方，两腿叉开，胸脯一挺一挺的大叫，小肚子的一块黑毛下已有一拳头大小的东西被娇娘屙了出来。娇娘叫喊中一侧头见着了进来的卢环，急忙叫喊，其意为环弟快来帮我快来让我抓住快……卢环本欲转身回避，但一想这荒山野涧中，不会再出现人样的生命。也就是讲，卢环一考虑到自己若不及时去安慰照顾嫂子娇娘的话，娇娘在她分娩的时刻就绝对享受不到人样的安抚了。仅仅是那么样的一下犹豫，卢环就走到了娇娘的卧榻边坐下，任那娇娘抓他的肩膀，手臂和头发。随着娇娘更加兴奋后的喊叫和身体的抖动，“哇”地一声在这亘古的旷野林中又多了一个人类的啼哭。娇娘看了一眼落了地的婴孩无力的笑了笑道：“环弟，快快割断那脐！”卢环好奇地看着一个婴孩从嫂子的两腿之间被嫂子用力地象屙屎一样地屙了出来。出来便出来了，偏偏还有一根肉绳连着：一头拴在婴那的肚皮中间，这一点卢环已经看出来了。正当卢环顺着肉绳去追寻它的另一端时，听到了娇娘的快快割断的声音。卢环虽然没有完全听懂，但他绝对意会到了嫂子的意图，便急忙跑出门外，把那柄还插在土里的宽叶大刀拔了出来冲进屋内，哦地一声就把那肉绳截断。娇娘让卢环将婴孩用水洗了，放在一边的软草之上后问道：“环弟，是官人是贱人？”卢环道：“啥叫官人贱人？”娇娘道：“是男娃是女娃？”卢环道：“弟没见明待弟再去见见。”卢环言完

便又走过去分开婴儿的两腿，这才说道：“乃一女娃！”娇娘刚想再说什么，又觉小腹之内有激烈的撞动，痛得她再一次地分开双腿，拼了命的用力挣扎。当第二声婴儿的哭声回荡在山林里的空气中后，卢环又重复了在上一个婴孩身上所做过的所有动作。

公元四百一十三年，旧历五月初八，这个日子对于卢环来说是一个神秘而又伟大的日子。这天一早，卢环拿着种子出得门来，东边的林子已经染上了红红的色彩，晨鸟有的在扑甩着被露水珠儿粘过的翅膀，有的在相互梳理着羽毛，有的已经对唱上了动听的鸟歌。卢环在清澈见底的山溪里洗了把脸，紧了紧腰上的狼皮，很有精神地来到一块地里，开始播着种。太阳大约升到一杆子高的时间，二个已经长到二岁半的女娃子出了屋门，一前一后地不停不休地喊着他回屋用早饭。卢环吼了一声：“先用吧，用完让你妈盛到地里来。”

娇娘装了满满的一竹筒吃食，将两个娃娃同原来一样，公式式地反叉在屋里，便提了竹筒哼着：“二八女坐东楼神思不定，念私婚我心思如同害病……”的词涉过了山溪，径直走到了卢环的身边。“环弟，饥吧，用点早食，再劳作。卢环这才直起腰来，很不经心地瞟了一眼娇娘，心里咯咚地突响了两下，这是卢环从没有过的感觉。娇娘今天收拾得光艳四溢，原来一向蓬乱不堪的头发，而今天梳得顺顺当当且高高地挽了一个云髻，耸在头顶之上，细白的手臂及玉样的，颈项和圆的腰身与肥嫩的臀部下修润的大腿，全都美美地裸呈在卢环的眼里。二年前来时的一身单衣已经破得不能再破了。娇娘昨夜便将它们撕成条条儿，现在，在她那凸起的两坐奶山之上和小腹下的山沟之处，娇娘便是用那布条条采着三片很大的叶子遮挡着的。

娇娘挨随地而坐正在吃饭的卢环跟前道：“环弟，够用不？”言毕娇娘的左手已经从右侧伸过，放到卢环的左肩之上，两个肥硕的乳包，似碰非碰地触及到卢环的右肩下和右手拐处。卢环直觉有一股异香从嫂嫂的身体上散发出来。这种香，不是烤野味时的那种肉香，也不是雄磨分泌出的那种香味，这种香味直叫卢环放下了竹筒，吸了吸鼻洞猛闻一个够；这种香味卢环在原来和嫂嫂接近时候也曾闻到过，但不如今日个的刺鼻和叫人难以忍受；这种香味已经令坐着的卢环站了起来，睁着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在嫂子娇娘的身上搜来搜去。娇娘的两腮此刻已飞起一朵红云，羞羞的笑同道：“环弟，不识嫂子怎地？”卢环道：“嫂嫂身子带味，闻乱人。”娇娘道：“嫂子也闻到环弟身带的一股味，叫嫂子身子麻麻酥酥的。”卢环道：“弟身子也带味？”娇娘道：“带，环弟想女人不？”卢环道：“不想。”娇娘道：“想要娃不，想当爹不？”卢环道：“盘算过。”娇娘道：“弟想当爹，就随嫂嫂归屋。”卢环追进屋里边，见嫂子已除掉了那羞处的三片叶子，直顺顺地躺在床上。卢环见着嫂子这般模样，羞得低头道：“嫂子，这样怎地？”娇娘道：“环弟，真不解男女事？”卢环道：“不解？”娇娘道：“把狼皮退了，上来，嫂嫂会解！”“妈妈，女儿也要上榻。”两女儿要求道。“别上榻，不听妈话打！”娇娘板了颜色训了一通，两个娃子果然不敢再央求。卢环退了狼皮，光身滚到榻上，娇娘便一把将卢环抱了。卢环的身体剧烈地烧热起来，当娇娘将两个奶子紧紧地贴到卢环的胸脯上时，卢环的胸腔几乎就要暴胀开来，呼吸急促，快而不稳，两腿已在作丝丝的抖颤。卢环的大脑出现了一片空白，只知道双手用力，紧紧地搂住娇娘，娇娘叽叽哼哼的，身子早已抖动不已。娇娘是过来的人了，自然领会过

男女交媾的妙处。自从随卢环逃至这荒野之后，近三年来，虽然屡屡欲火中烧，奈何除卢环外再无别的男人，每每想与卢环亲热之念升起时，世间伦理之规无形的束力令她丧下气来。今天早上，娇娘在夜间已经作了前前后后反反复复的掂量，她决心委身于卢环并与他生活下去，繁衍出更多的后代。此时的娇娘已身如绵蛇，从头到脚将卢环缠绕得快要喘不过气来，卢环的神经末梢上要是还存在一点其它感觉的话，那便是门的外几排树干的东倒西歪。此外，一种毛毛虫爬遍全身的知觉令他死劲地拆开了娇娘的双手，然后无力地仰躺在娇娘的一边，卢环的身子蠕动着，觉得十分的难以承受却又百倍地愿意承受，张开嘴正想说点什么，娇娘很是时机地俯下身子，丰厚充血的十分性感的两片嘴唇，已经扣在卢环的嘴巴之上。卢环还没有来得及将嘴合上，已经觉察到一团又香又甜又软的东西伸到了自己的口中，搅了两搅，卢环整个地抽起颤来。还没等死死地搂住娇娘，那一种毛毛虫爬遍全身的感觉，还没有来得及让他细细体味，已经标进了娇娘的体内。此刻的娇娘已正是全身颤抖，浑身热气蒸蒸，呀呀地呻吟不停，竟把两个没有走过眼神，一直看着的女儿吓得哇哇哭了起来。

此后的十年之中，娇娘又生下了五男二女且男儿个个都长得膘悍雄壮，女儿个个都出落得水灵结实。这时的卢环，已经开垦出了三百多丈山地，二百多丈水地。娇娘已织出了四捆布疋，饲养下了鸡鸭牛羊，一家十一口生活美满，洋溢着幸福的欢笑。

公元四百二十七年，深秋的一天（大约是旧历十月初三或初四），两个年青的猎人寻猎至此，被卢环这一家人神仙般的日子所吸引，确切地说，是被卢环四个仙女样的女儿的美貌所

吸引，经过了三周五折之后，终于在第二年的春天做了卢环的上门女婿。当然在此同时，都已接受了一旦住进此处，便不准向外人道及的家训。到了公元四百八十年左右，这里已发展到了十几户人家，除卢环嫡传的三五家外，其它均过着以狩猎为主，田作为辅的猎人生活。也就是在这种光景，这里的猎人每每出山出售猎物，被问从何而来，有答是从很远的山涧来的，有答是从好多猎人集中居住的寨子里来的，慢慢地“猎人寨”就成了以卢环开始在此居住的十几户人家所享受的名字了。

(二)

到了公元一千八百二十四年，猎人寨不多不少，正好一百户人家。七月初七这天，烈日当空，炙热如炉，燥人的空气都在作烈烈的火响，宛若只要有一点碰撞的声响，都会将燥烈的空气点着似的。鸭子一个劲里往溪里扎着猛子，鸡们都扑扇着双翅，尽寻往有树荫的地方，牛翻滚在水田泥巴里的水中不住地打着那鼻，一线串的白沫从宽扁的两边嘴角滴嗒下来。寨里的女人们，大都放下手里的活计，穿着单薄短小的内衣坐在自己家的房中扇着生风的扇子，男人们象是事先约过似的前前后后三三两两地光着膀子，不约而同过泡进了村前碧绿的溪流里。忽地，有一个男人指着东边的山头说：看啦，那山上有五个地方着火了！众男人一望，果真，东边的那房山上的火势越来越旺地燃着。忽地又有人大喊了一声：“溪水烫人啦：溪水冒热泡啦！”这些溜光的男人回过神来，仓惶向岸上跳起，那里还来得及，突地一声山崩地裂的大震，溪水底里窜出的火龙同东边山上爆开的五条火龙瞬间连成一片，那一片早已燥烈的空气也随之燃烧起来。

这场不大不小的天灾，正好不多不少地烤死了猎人寨那天在屋外的老男人小男人不老不小的男人，共计三百零九口。房屋震倒，及老弱多病，虽然在屋内但仍抗不住暑热至死的男女老幼，并计一百一十三口。轰轰烈烈的一个四百多人的猎人寨经过了这场历史性毁灭的天灾之后已经处于一种奄奄一息的境地了。据后来《女人寨纪事》里考据，当时天灾后，猎人寨活着的总人数不到八十人，其中男人只有十一人，而且这十一人中还有那八旬的老者与出生不到二个白天的婴儿。

自此以后，猎人寨的男丁一直不旺，且很少有男人能活过六十岁大关的。久而久之，在猎人寨里，女人无论是在寨里出头露面，或者是在家里主事的机会自然地超过了男人。岁月推进到一千八百六十五年，猎人寨里产生了第一位女寨主。这个女寨主一上任就把猎人寨改名为女人寨，并言说在这个寨里只要男人的总数超不过女人，那么女人寨这个寨名就要永远地沿用下去。

事实上，时间之马奔驰到公元一千九百三十年以后，女人寨男人人数已经远远超过了女人，《女人寨纪事》云：…一千九百三十四年春考，寨民二百八十一人，其中男性二百零七人……这些男人之中唯一一个活过六十大关的是白卢氏的男人卢韦德老汉。本书的故事情节，将随着卢韦德老汉的出场而正式展开。

卢韦德老汉是女人寨之中唯一的一个活过六十岁的男人，这是卢韦德老汉在寨中最荣光也最值得骄傲的一点，连他的女人白卢氏，也因为他的这一点，在寨子里走起路来能风风火火的，说起话来敢高声高气的，尽管白卢氏深知她的尊容在同龄女人当中很难同任何一个人进行攀比。三月初三，韦德老汉在

他女人白卢氏的服侍下起了个早。这一天是女人寨所有的寨民集中拜祭祖先的日子，也是一年一度推选新寨主的日子。韦德老汉今天之所以精神焕发，完全是因为他知到，他就要当选新的寨主。在这之前的好几个晚上，枕头上的白卢氏的嘴巴反复地同他磨叨过要想当选寨主的三个条件，并且一一的验对过。就是昨天夜间，女人白卢氏还磨叨一遍：“老头子，参选寨主的第一个条件是家有水田五十丈，旱地一百丈，圈有生畜，柱有牛羊，有儿有女，这些老头子有么？”韦德老汉将手从女人那干瘪的奶子上拿了下来，翻过身说：“我有旱地一百二十丈，水田六十七丈，有两儿三女，七猪八羊九牛，有大儿在山外城里做官，老头我今年六十一岁：行了吧，磨叨过多少遍了？也不累嘴”：言毕再没有理白卢氏，呼噜着只管睡去。

果真，一切的一切都跟韦德老汉算计得没有两样。寨民们集中祭过祖先：卢环大仙和左娇娘仙之后，几乎没有费吹灰之力，卢韦德很是自然地被众人推举到寨主的位置。照例，卢韦德老汉同先前所有的寨主们继位时一样，由四名寨里公推的十八周岁的美女簇拥着走上祭坛，然后，就由这四个美女脱光他的衣那替他将身子净尽，然后，换上在女人寨享有至高无上的寨主金服。随着韦德老汉穿毕金服往祭坛上一站，喧哗的人群立刻鸦无声，卢韦德咳了一声清了清嗓子大声道：“遵照先人的寨规，新当上的寨主必定一条新寨规。我规定，凡是本寨的女人，一律不准嫁出寨子。”这条寨规一公布人流中立时拍响了两手，尤其是那些个当龄未能娶到女人的光棍们那拍得更加绝响。

或许，是因为女人寨男女比例严重失调的原因，一个不成文的陋习已经被寨民所接受。这个陋习便是只要是自己的儿女

没有小孩，或者说只要是没活到作爷爷或奶奶的辈份，在男女之事上都是非常活脱的。一个女人在侍候自己男人的同时，在外面多多少少总有一些值得回味的风流野事。没能继续当选上寨主的左淑兰，不减多少风光地回到自己的水楼，坐到梳妆台前，从铜镜里照映出的容颜来看，判断自己并没有衰老而且十分地具有活力。她按了按鼓起的胸部，感觉到那儿的弹性依然存在，便站起身来，一扭屁股出了大门，直往一个光棍的木屋急急走去。

与卢韦德的木楼遥相对应的是卢韦贤的木楼。卢韦贤的木楼占地面积宽广，木楼分上中下三层，造形雄伟壮观，迥异于寨里的任何一栋木楼，韦贤正走尽60的寿数，跨进61岁的年份，做着寨主的梦。料想不到，二月初九这天，韦贤挑了担山货，准备出山到集上卖了后购一些食品，不想再也没有回寨。事至二月二十七日的中午，卢韦德匆匆走进了韦贤的木楼下叫道：“王芝花妹子，快下楼来！”韦贤的女人王芝花一边往头上插着簪子，一边跑下楼道：“有鬼呀，怎么地大喊小叫：七老八十的人了，还娃样的嘴。一妹子你不知，那个那个挑担子的货郎说，他在狼子涧看见了一具残缺不全的男尸。”王芝花一听，立刻就把这具残缺不全的男尸同男人卢韦贤紧紧地粘到一起，老泪蹭蹭地连着链往下滑，当即喊了使女，赶到狼子涧验尸。哪里还弄得明白，除了老虎豹狼吃不动的腿骨和其它部位的粗骨之外，完全找不到一点点的肉星子。即便这样，王芝花也便认定那是卢韦贤的骨头无疑。让使女将残骨收起包了，背回家中，设了灵堂，请阴阳先生看了一处风水，择日葬了。

三月初三公祭的日子，一早起来王芝花就感到心烦气恼，只耐着性子听完新任寨主的最后一个字，便急急地赶回自己的

木楼，有病似的躺倒在床上。

王芝花这一躺就是五天。这五天里她的脑海里出现了许多的幻觉。她先是梦见了男人韦贤在狼子涧岭上，是被一个蒙了脸的男鬼一棒子打下涧去的，接着便是那提着棒子的鬼缓缓地

将棒子举起，缓缓地砸向她的脑袋……忽儿又是自己在山外城里的那个被一群手里拿着长短快枪、穿制服、腰扎着皮带的男人追赶着，那阵式宛如一群膘悍的猎人们正在追逐着一只腿部已经受伤的兔子：又如一群输光了的赌棍们见着了一个跑着的金人，就发疯地追踪着……使女进来惊跑了她的那个已经二十一岁的儿子。这个儿子，是她生下的四个儿子中唯一成活的一个。三年前，孩子的父亲卢韦贤说是领他到山外二百多里外的西郡城里念书，再也没有见面，王芝花记得那次和儿子分手时的情景，儿子背着一个小小的铺盖卷儿，走出了五六步远了，忽又回头朝着妈妈跪了下来，响响地磕了几个响头：“娘你老多多保重儿不能在跟前孝敬娘，娘不要为儿操心，儿会照顾好

自己的！”芝花上前扶起儿子说：“娘没指望你出山考状元做大官。娘只望你能在外学得水儿，长些山外的见识回来，也不枉男儿一场，过年时回寨来娘替你张罗一桩婚事。”最后一个字还没完全吐清楚，那泪就涌出了眼框，滴到了那小小的铺卷之上。“娘不要为儿张罗婚事，待儿子为娘领回一个城里的女人！”王芝花破涕地笑了：“儿不要说话，真的要领回个城里的女人来，你大你娘这辈子脸就光堂了。”韦贤用手将那枫竹烟枪往身边的树杆上一磕，插进后脖子的衣领里说：“光说些闲话干啥，挪脚吧，还要赶二百多里山路，紧得慌。”这时，树上有一只鸟儿尖叫了一声，突地振翅飞起，原来德贤那烟枪往树杆上拦腰一磕，那还燃着的烟屎便脱离烟勺，快速飞出，

正好击中邻树枝上那只打着吨儿的鸟的翅膀。

(三)

卢韦贤的儿子卢进明到了西郡城中，五颜六色的衣衫彩旗招展的店幌南腔九调的叫卖说书的卖唱的练把式的卖那狗皮膏药的坐屁股能冒烟的坐人力三轮的坐轿的骑马的和提着打狗棍的肩扛长抢的腰挂短枪的，直叫他看得眼花头胀，一年后的卢进明对这些花花景观已就感觉不出一丁点的新鲜了。卢韦贤一把儿子拜托给妻子表爷的二外甥女的堂叔之后，就回寨了，进明非常聪颖的脑袋一时也转不开，究竟如何称呼面前的这位老人时，恰好走进一个学生模样的女子，恭恭敬敬地喊了一声李先生，进明便双膝着地机智地道：“先生在上，晚生卢进明向先生行礼：”被称为李先生的老者乐呵呵地扶起了进明后就随那个女学生走出了门外。

一半是因为卢进明聪明过人的原因，一半是因为与李先生有点亲情的缘故，李先生非常器重卢进明，进明也非常尊重这个知识渊深，思想解放，言论激进的李先生。真正让进明更进一步地深知和贴近李先生的是，日历八月初三的深夜大约夜里两点左右，卢进明从货站做完劳工返回学堂的路上，突然听到寂静的夜色中传出了数声枪响。虽然响枪的地方距进明有还很长很多的街道，他仍是加快脚步继而便小跑起来。

枪声中，一个急急奔走的老者的左小手臂中了一弹，老者利索地从腰内掏出了一把手枪，打了几枪之后拐七拐八地跑过了十几条胡同，尽管后边追赶他的人已经被甩下很远，但老者仍是拼命地狂奔着，跑着跑着老者已经感觉到力不从心，心气

待喘，眼睛热而发黑，双腿发软，看着就要萎顿于地，也就在老者将要倒地的紧要当口，一路跑来的进明迅速地将老者扶住开声问：“李先生，您这是怎么了？”老者一听是自己的得意门生卢进明，急忙说：快，快背我回学堂！”进明弯腰，就背定了李先生，李先生将受伤的左手臂放到进明的后背上，不让血滴落到地面。

进明一口气将李先生背进学堂，李先生的单人住处，这才开口问道：“先生，您怎么了？”李先生说：“进明，现在日本人侵占了我东北三省并积极向我华北、华中和华南推进，凡是日军铁蹄所踏之地，百姓生命涂炭，烧杀奸抢无恶不作，对这些你作何感想？”进明道：“学生近日正要秉明先生准备投笔从戎前赴战场痛杀日寇！”李先生道，“我国政府拥有精兵数百万并没积极抗日，而是调转枪口向内，对付积极抗日的共产党，这些你又作何感想，卢进明紧握的拳头砸了一下桌子，道：“政府军真丢人，丢了祖宗八代的人！”

如果说，这一刻的卢进明对政府军的认识叫人觉得浅显的话，那么，四个月后的卢进明对国民党军队或曰对国内的革命斗争形势的认定，已经具有了一个共产党人的眼光了，这几个月里，卢进明从李先生那里了解到了不少的革命道理，并直接和间接的协助李先生完成了十七次地下输送任务，卢进明有他完成这些任务时欢快的一面，也有他每每地在执行任务前不能参加李先生们的会议时不快的一面，这次完成“货单”回来，李先生拍着进明肩膀说：“进明想不想进共产党？”进明一愣神，急忙道：“做梦都想。”李先生顺了顺五寸多长的胡须，笑了笑说：“要进党，你总得对党有所表示，敢不敢杀两个国民党军官？”“敢！”李先生便从腰掏出了一把手枪递给进明

道：“好样的，刚才西郊区党委已正式通过吸收你为党员，从现在起，你就是我党中正式的一员，因为你将在区委身边工作，故对你的考验时间长了一些，你要举手宣誓，严守党的机密，为党的事业奋斗终生，永不叛党！”进明学着李先生的样子举起了右手，跟着李先生声调铿锵地背诵下来。

这二年，卢进明几乎每月都要到城南的济世药店里去购药或者将李先生所托的物事，送到济世药店掌柜的手里，这药店的掌柜姓石名寿山，同李先生是同学也是一担挑。（注）石寿山的女人早已过世，膝下有一女儿名叫石梦圆，梦圆真个是天赐的美人胚子，头发油黑黑的眼睛闪亮亮的，脸蛋白粉粉的，鼻子香挺挺的，小嘴红嘟嘟的，胸脯鼓胀胀的，腰身细柳柳的，臀部那墩墩的，双腿长修修的，好几次进明到得店来，石掌柜不在，便是梦圆应酬，日子久了，没有了公子那小姐的俗套，自觉不自觉地呼上哥妹了。这日，卢进明走进济世药店，见柜台内无人，便没喊叫，绕过柜台走进了柜台后的侧门，见梦圆正双目微闭盘腿而坐练功夫，便又悄悄地退了出来，少倾，石梦圆换了衣装，走出来道：“是卢兄来了，难怪我这左眼一早便跳呢！”进明笑了笑：“石妹又挖苦人，人说左眼跳财的，我这次来，可没拿什么东西。”梦圆忽闪了两下水亮的眼睛道：“是不是李先生让你送一封信给家父？”“你怎么知道呵？不是的，我到同学家串完门路过这里那随便进来看看的。”进明结巴的，说得很不自然，梦圆便接着进明的话茬道：“这里是药店，你看什么。”进明惊了下道：“我看你店里有党参卖不”梦圆道：“当然有，你要生地党参还是要熟地党参？”进明使情绪低落道：“我现在什么也不要。”言完转身准备出门，梦圆走出柜台，乘街上行人稀少的当儿关了店门，领着